

續

夷

堅

志

續夷堅志原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間與蘇

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
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間
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号
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顛叙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
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
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
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
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

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抄成帙其學富筆勤又可
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
於予心以病不能抄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
商邱宗元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厯覽底處覓孤墳勛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
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
吳道輔景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景盧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世有間耳

世窳也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勸人有異書必手抄之
此其一也按續考堅志乃送山先生嘗中原
陸沈之時首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景盧演
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為無補吾知起善
推廣之心即送山之心也

至順三年朱方石儼民矜氏該

送山先生續事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抄
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
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
泗北村居映雪齋善多在家道人孫道明
明辨時年六十有七也

續夷堅志卷一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鎮庫寶

趙王鎔煉丹成不及餌成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
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及平陽
為胥莘公所劫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行庫收名色謂
之鎮庫寶京城慶後于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
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
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
流去道相貫環中作小孔子意其為九轉也合中復

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鑲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
皆金塗開視丹體珠輕周匝合中色如素皮漆而裂
鑿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
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恒出光怪如火起然
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
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剖視之得一
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
而睡夜有光高二寸餘殆乘異氣所化聖俞嫂吳

收之不知今存否也 聖俞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林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
一日康與欽林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
水中為一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
花欽林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
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
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
云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已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
不知者庚子秋太安界南征兵掠一媼還云是希文
孫女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媼守死不行主家
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
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即詣主家
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咄呼
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
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
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
過不數日嫁之

鏡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園。唯初入院，典座僧白厨堂：「一鑊可供千人燃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為釜鳴，不祥，廢不敢用。妨大眾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眾乞此鑊，當任我料理。」眾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蟲，長二寸許，色深赤。蓋此蟲，煙火則有聲。淄川楊封能亦嘗見。芒山均慶寺大鑊破一竅，如合券中有一蟲，如蟪蛄而紅。此類大家往，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爲大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耳。

園唯事全
唯識記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号為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
太和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產駝足令跛自羊頭
村背負駝至代州州守信以為然增壽復負之而歸
樊帥說

石中地蝎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即棄
去修渾源樂安槁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
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
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万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為解
却他日六道曾見我來即以六杖擊之竟無他異全

唯識說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洎其妻張氏七十
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強不信禁忌太和八年
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
我即太歲尚何忌耶替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
人紅繡鞋一雙役夫欲罷作鄭怒取絃之掘地愈急
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即烹食之不旬日翁母益亡又

峇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
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鷄為業故人目為鶴鷄
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倚
号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埽
作丘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痴而亦有
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媪
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執曳棺木出昇歸其家俄
索湯粥良久說初為人攝往冥司見哀訴主者爹娘

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
即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
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孥兒入寺供佛寺有一
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
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
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鉄繩繫足獄卒往來
以梃撞師掖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
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
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
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為課凡三年瘡乃平

趙長官親見之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土中肉塊人言為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寧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二肉塊不半年死此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之為予言

群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

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
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于黍米子同
舍李慶之子正甫為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
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
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懼為變恠即遣逐之及
臨產恍惚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

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
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為
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蓬頭身孕所在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為壽州一日楊津以邏回忽馬前一黃
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
徑至西河岸督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
血一屍在內即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
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
人識此犬云是朱容所畜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

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即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即首服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為席所食立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為尔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灘叢薄間見一虎怙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范司農極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林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宗廖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嘗夜見光信林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一如盆盎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林尋

以疾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太歲也禍將發故先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貲雄大宅間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筋肉舍數百人悉名尚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賙贍問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死十數年後兩兒行丐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知其幾人聊記此耳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

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徵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為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寓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為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通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道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

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道河淀霖
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
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為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
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元民居今
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
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尔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
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
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尚書珍
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為運使車
駕享太室攝禮部尚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為黃金鑄為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為帽環服之不中獨云內藏庫使五壽孫說

稻画

西京田叟自号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堯民畫青繖為地稻樺皮為之暗室中作小竅取明与主客談笑為之嘗戲於袖中拈蟲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為真蟲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

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稻画不見於書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太和初定陶古城崩推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卧狗狀足尾皆具鬚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為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

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掃不盡寒花看
即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晝眠云身
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識之有

敏之元詩識

敏之元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与王元卿田德秀
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
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
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
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
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絕

高平申万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
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敞廬崎嶇又復
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
溺淮水死

天慶窟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聖廟鐵佛寺天慶
觀為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
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脩每歲二月
十五日道家号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少

炁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
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窄者有賞四遠黃冠及游客
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久傳有
旱魃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
合昏後憑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民家隨以大梧
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
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玉兒當是其名

太原唐學舊有鬼婦人是宋旦提刑妻為正室妒撫
而死倒埋學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
戲語然不為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
後忽聞窗外履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
及第此人不及第既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
其言

學正馬持正說睡者趙
文柳段國華郭及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玉之父翁
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徑像扁鑰甚嚴于洒掃
母亦親為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誦忽供几下一細小

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襟中即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号三桂王氏府尹并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為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為時輩所推金馬方廣三寸金作素靛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髀股圓滑兵亂之後予曾見之濬州清卿房約為賦金馬詩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
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備極豐腴其
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要
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
覺其談吐高濶詩画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
也大安初遇閒：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閒：
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凡緣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
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為世
味所着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
都下館於閒：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

地心人世有昏曉我嘗無古今之句聞：大奇之因
索墨水一盃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間留古鶴
二字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
外來問所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醒
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
先生詩如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徑
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來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鑿
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問世外事者亦一二
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勢極飛動間：極愛之屏山李
之純嘗見先生高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

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為辨
傳中第一流也臨終預刻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
晚年易名雲鶴号擬相道人人物如世画吕公肩微
聳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
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閒居
寶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
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
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

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即命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未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機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值古塚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号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妫玉五臺人為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祖徠石守道墓在奉符太和中墓崩諸孫具棺葬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煨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煨一大鼎三日不鎔鼎欲

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與阮會
雖神物不能自保不特此鼎矣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
百為羣所過禾稼為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
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祟

泰和末雷景洵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
官妓香香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
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為天魔所著挈上浮圖顛

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
魔言車中貴人妻汝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無所
得嬾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
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
肉故耳婦即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
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
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
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崇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
告香香即發願後十餘日觀妝衽服持酒來謝云得
學士所教今為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為山魃所污者魃自言汝若資用所闕我能立致嘗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樞下家人益惧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魃為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為致一子否明旦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綉繡祿臥之床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為兄所捷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家小弟確酗酒欺
幼孤祖母張容忍既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
與諸女並寢夜半燈暗聞駭宰聲少之觸雙陸棋子
亂噴，有聲屢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升恃酒見凌
官法不能制若不禁心之母子將為魚肉矣不數日
確承醉夜出定裏歸至趙村值外祖於中路畫地大
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僅能至家取火視之
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就外祖像前百拜謝後酒亦
不飲

王金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金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湯得一句汝看作得偈否舉似凡十數句惟天機割斷繁華夢殆似從慧中得之母未幾下世

瓦竈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蟲徧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索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縣黃九者從佛兒堽賊鑽大恠作亂於單
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刳取婦陽謂賊
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刳
取之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歎殺之被砍
處不血出但白膏流黃冠為異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為
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
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
乃貴家奴主人所倚曰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

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携二子去洛陽瞿志忠云

李畫病目

聊城李畫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目復枯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寧作虧心事耶李言其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

擢塌處剗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
予言李吝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為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
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
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為神曰吾為汝送尾
來自後覺尻骨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
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
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人觀看則痛痒少止否則
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

住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為相者
所惑謀作亂因設詭計藉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為人
所告州將高某捕獲按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
以造逆當石公時為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
罪止王八其他無預謀者使其在誑誤之列且不可
况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鞠其事吏承風旨
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
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

人之寃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即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按焚之石公之子琚業進士天春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無備道之

馬三詆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鈞鉅致富嘗用詭計取隣舍袁春田春訴于官馬三出契券為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為鄉人言渠詆欺如此已將為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當如所言也太和二年馬三以病

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
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素多怨家竟欲出錢買
之尋為州刺史所取闔郡皆知馬氏子孫不昧其辱
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鄜州洛郊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
變如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
目數百里間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
為此縣主簿捕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托以天神
所為及掘得狐涎一甕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

縣境為之肅然其後吾舅考師再到洛郊去外祖已
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尚能言君是杖殺白神官王主
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魚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
本潞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為北騎所俘乘騎
他出逃去騎追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昧願盼
中有二人來扶之使應觀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
過一石橋見蓮花盆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
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強但推墮水中既而開目

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鄉鄰來賀皆見但語
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即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
朝元觀作道童一日停主來觀中人說前事停主亦
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瘡癥猶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
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
他日旬會諸人感歎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
諸人舉匕筋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
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々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羅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續夷堅志卷二

太原元好問裕之墓

貞雞

房皦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為詩文予歸之為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墓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錢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下繫一鷓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鉄李鉄李汝以鷓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群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内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却今日天數到此好々下樹来不然鋸倒別說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堵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鉄李惧不知所為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鉄李知其變幻無寔其夜復往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膏懸火罐取卷爆潜蕪之擲樹下

葉火糞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為經所冒瞑目待斃不出
一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烏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
無他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旦無風雲忽
空中墮魚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
種魚法池中着鬣不尔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
月及州將死乃定為異之聞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哭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聲解痕如麥龍許蓋神拔樹偃坐泥中破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隣字德卿父飛狐令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歡呼馬前德卿亦為立碑尉廳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

猶子鑄同膺登科時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為即墨令縣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遣囚繫或為官妓盜驛傳被襍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願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頽圯殊甚即令完葺之明日即廳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園中一倡百和少頃至集周帟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

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
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還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又
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
置奴釵間逼逐之奴即日知人明旦尉自巡邏還遭
群狐數百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宗家一
婦崇就海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
上埋軸地中令人轉之既久婦快吐腥涎乃是即墨
狐為胡公逐至此即墨父老為彥高刻石名胡公去
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
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松樓
有珍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與物故人
以為詩識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
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
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途
所至其後皆驗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
夕星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乎

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夫為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界之者為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惧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寧惧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儼七歲被旨賦

鳳皇未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召入賦元妃素羅
扇画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其後常隱居不
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
天下者舊如聞之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太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
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
勘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
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尚慮有寃今早已極囚果不
寃明當大而如寃則而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

決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与玉蕊片
片落階墀閉着花未處東君也不知仕為遠相歸朝
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嶮絕下臨無地
河中李欽將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于今人堅重腴
瑩如青玉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
旁以陳比之仙凡為不侔矣

馬光塵畫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子端內翰題其畫云珠壁佳城下丹青敗葉間殘年兩行淚絕筆數童山人謂童州而以畫稱且為名流所嘆惜古亦不多見也

馬蓋定襄簿

太和中一國姓人為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嚙主簿倒竊立數十人号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簿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
日葵簿縛馬授火中人謂此馬不為物所憑則他世

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卒僧道襍々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驅車載無所不有以告其大父大父以為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之此与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人市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兩事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墻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為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衆犬鬪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為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己未為收國元年至哀宗天慶二年蔡州陷適

兩甲子周矣歷年之讖遂應

巽齋之讖

天會八年冊劉預為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巽齋安流順預之号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者建元雖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杯

鞏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廢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弃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間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為意俄數葉間一桃大如杯盃為石所碍而止韓取

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為希遇望三峯再
拜食之盡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巖鑽桃核破取仁
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為劫酒杯各受一勺餘韓從
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四十許人一
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
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二桃杯云是
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閉針次聞人沿濼上來
喜咲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為誰曰一走卒自真

定肩繖揀書夾來濠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
所見知其為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
繖與書夾針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真
定來因為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指背錢相助卒問
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
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却為此賊壞却
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此人遷居
避之

裕水魚符村說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厨人告言一婦人鬼每

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碎其衣大叫
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犯其臂不放因大叫諸
生持燈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熱之而恠遂絕仲澤說
湯盤周鼎

秀岩安常字順之常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
字太和末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
寸庶銘九字即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
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饗饗象在雷文中銘
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既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
開十三花是歲軌登科終於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虢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
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為十三試割一叢治之
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愷
曾見古有一莖九穗盖不如是之多也

黃真人

脩武張袞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為府史好祈仙一
日黃縉緯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画像前每

事禱之君冕崇慶二年赴薦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
御題得聞乎批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即批
云臣作股肱弼予違賦成績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
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
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胸旦夕至幸先告之
即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胸至黃吉甫真
第一人而君冕名寂下此類甚多亦有俳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
呪及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

始誦之被虜四五日六逃歸南渡後居永寧即施此
呪欠士薛勇卿記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宗莊王叟人目為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
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六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
十六房大婦皆結髮推戶為縣中第一第四子崇以
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巡檢宗莊
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幹已枯而五枝內向各
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
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問之不荅旁一叟云

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為生病家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為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既平不貴一錢此非陰德耶史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夏甘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却之藥肆中隨即對以與人某每用此草必以水洗瀝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恣然非敢自為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尔也予酌酒與之曰此公陰德大矣

馮婦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夾

蒲津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烟霞蓬島遠一溪花木
武陵春太和末病卒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為章廟所詔提點天長
觀平生靈異如金盃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
於邢州神霄宮壁間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名
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
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萍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

工破一石石中一墓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闔城鎮高監初到闔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繼高氏農民淳質墮其術中所借錢多積數百緡後百方詆欺一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罷廊時丞間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隣張氏水牯亦生一

犢李三為牧兒所誘竄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捷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懇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六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祥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无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

摸索之意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
喫墨水画上布五彩六喫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
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燥、如金望之毛髮林立雖趙
邀毆不是過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庄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
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与婦望祭於所居
之前有回風吹帟灰往西南庄此庄是閻小婦所居
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妻
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笑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

為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
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証欲相欺昧耳布金
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
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傍一屠者云汝欠我肉
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令令我取還間俯首
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咲他日劉
進及家人說向云間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
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間一村落為言如此
此与正大中黥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
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

寬為理責有久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
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
或加半兩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秤乳香七錢半水
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右各
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至
候無水銀星子為度次下黃丹朱砂金箔再研次下
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坩碗坐熱湯上勿
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鑊入藥在內木匙攪勻衆手丸

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劑縫或米砂或水銀為衣不為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為衣取水銀三二粒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菜成入坩器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麩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麩或糯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麩炒熟蜜蠟為丸如桐子大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方緣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寧心養

氣為本事未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向日咽氣以
為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
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
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
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
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飢歲至父子夫婦相啖搗為
泥丸作彈子大黃丹為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
着臍中上用裹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
頃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針少
少取破搽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針

錢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窰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窰中五百人悉為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蕈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之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蕈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々致死臨卧削蘆蕈一片著火中即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蕈時預暴乳為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因羸喘嗽方阿魏三錢
斫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
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
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為三服以進
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嬾
人煎藥嬾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服孕嬾病人及
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物服至一
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
當盡服病在上即吐在下即利皆出蟲如馬尾人髮
之類即當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方得

於神授隨手取効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
慎官日得於閻郎陟云是古雀家方閻先患此疾垂
死得方而愈劉以治寧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
狀如葱根隨即平復服藥後遂去諸疾五藏虛羸魂
魄不安即以白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
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
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錯為末生乾地黄
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
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未安隔日更作
一劑已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出普濟加

減方其語簡畧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信敢
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椀熬及一
半瘡在上飯後徐々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為
度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
膏藥傅之此方京兆張伯玉家傳示傳人後昆仲皆
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蒌方懸萎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

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椀
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鉄病在上食後在下空
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戶部林御其
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蒌生
薑甘草為主病瘡先疎利次用瓜蒌藥日以乳香藥
豆粉温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病者
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子
承先人疽叢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
惜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
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

感念曠昔漸恨入地為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也
故并記之為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於刺山陽水遼祖馳往
三日乃得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
長而足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真
祐南渡尚在人見者作蒲稽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翽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
所挈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鑿坊夜起便旋足

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猙獰尤可怖與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墻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即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十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胸願助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帝賊弒逆之

駢

駢胎

興定元光間陽翟小學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
三子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
舉三男三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
訝云汝必不活得早過去此好兒忽能言連曰不去
不去母驚語其父語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幾兒女
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
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如言化生固
有是理不足為訝予謂褚論固不可廢然駢胎品胎

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宰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馬蹂踐而死風世負滿師錢無算今來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炷香酌酒滿袖手其匄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尋其聲在空中酌酒在地則颺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逋亡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為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

詔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復北上出入貴近家樂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
身兩頭乳媪以為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
年正月西行諸軍有三峰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祿者清州人其
子孫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
生劉遠之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內翰
子秀之子之父洎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

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黨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黨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為人儀表脩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十八終于家是夕有大星殞于居公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軌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東坡謂韓漫之

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為以公生死之際觀之
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獐惡林木蔽映
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詭掠
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
捧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
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
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迴廊無一周諸生從史之曰
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

是為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
画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為
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
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
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真謂鬼
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
為何地諸生為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為人
為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
往婿家在輿中忽為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
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藥

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婦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者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八相而已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宗人就驛中取國書選於朝孰可為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

在此間內翰子秀筆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台
我為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涪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
旬復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到股肉啖之至
於再三母死負土成墳隣顧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
於墓樹廬墓側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
飲丞以事附史院本紀